



風俗通

八之十止

共

15
1202
4



15
1282
4

卷一



俗通義卷八

漢汝南應劭纂
明竟陵鍾惺評

祀典

禮天子祭天地山川歲禘春秋國語凡禘郊宗祖報此五者國之
典禮加之社稷山川之神皆有功烈於民者也及前指令德之
人所以為質者也及天之三辰所招仰也地之五行所生殖也九
州名山川澤所出財用也非是族也不在祀典禮矣論語非其鬼
而祭之諂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泰山不享季氏之旅而易美西



鄰之禴祭蓋重祀而不貴牲敬實而不求華也自高祖受命郊祀
析望世有所增武帝尤敬鬼神于時盛矣至平帝時天地六宗已
下及諸小神凡千七百所今管寓夷泯宰隗闕七蓋物盛則衰自
然之道天其或者欲反本也故記敘神物曰祀典也
以農為反本敬詞妙甚

先農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夏四月三上郊不從乃免牲孟獻子曰吾
乃今而知有上郊夫郊祀后稷以祈農事也是故督藝而郊郊
而後耕今既耕而上郊宜其不從也周四月今二月也先農之



時也孝文帝二年正月詔曰農者天下之本其開籍田朕躬耕
以給宗廟粢盛今民間名曰田官古者使民如借故曰籍田
考較精詳

社神

孝經說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廣博不可徧故封土以為社而祀
之報功也周禮說二十五家置一社但為田祖報求詩云乃立冢
土又曰以御田相以祈甘雨
謹按春秋左氏傳曰共工有子曰句龍佐顓頊能平九土為后
土故封為上公祀以為社非地祇

報功二字足以盡之必求其神以實之則鑿矣

稷神

孝經說稷者五穀之長五穀衆多不可偏祭故立稷而祭之

謹按春秋左氏傳有烈山氏之子曰柱能殖百穀蔬菓故立以
為稷正也周棄亦以為稷正也周棄亦以為稷自商以來祀之
禮緣生以事死故社稷人社之也則祭稷穀不得稷米稷反有
食也而邾文公用繒子子次睢之社司馬子魚諫曰古者六畜
不相為用祭以為人也民人神之主也用人其誰享之詩云吉
日庚牛既伯既禱豈復殺馬以祭馬乎孝經之說於斯悖矣米

之為稷故以癸未日祠稷於西南水勝火為金相也

稷正神也與其餘不同

靈星

俗說縣令問主簿靈星在城東南何法主簿仰答曰唯靈星所以
在東南者亦不知也

漢書郊祀志高祖五年初置靈星祀后稷也歐爵籍揚田農之事
也

謹按祀典既以立稷又有先農無為靈星復祀后稷也左中郎
將賈逵說以為龍第三有天田星靈者神也故祀以報功辰之

祀於
人巳并

神為靈星故以壬辰日祀靈星於東南金勝木為土相也

訛以傳訛從來如此主溥之答盡之矣

竈神

禮記曰臧文仲安知禮燔柴於竈竈者老婦之祭也故盛於盆

尊于牖

周禮說顓頊氏有子曰黎為祝融祀以為竈神

謹按明堂月令孟冬之月其祀竈也五祀之神王者所祭古之

神聖有功德於民非老婦也漢記南陽陰子方積恩好施善祀

竈臘日晨炊而竈神見再拜受神時有黃羊因以祀之其後

執金吾封原庶侯興衛尉銅陽侯家凡二侯牧守數十其後子

孫常以臘日祀竈以黃羊

竈五祀之一亦正祀也引入老婦黃羊等語便覺

風伯

楚辭說爓飛廉使奔屬飛廉風伯也

謹按周禮以柳燎祀風師風師者箕星也箕主簸揚能致風氣

易與為長女也長者伯故曰風伯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養

成萬物有功於人王者祀以報功也戊之神為風伯故以丙戊

日祀於西北火勝金為木相也

風伯雨師二解典而有據合此未免荒唐

雨師

春秋左氏傳說共工之子為玄冥師鄭大夫子產穰於玄冥雨師也

謹按周禮以禋燎祀雨師雨師者畢星也詩云月離於畢俾滂沱矣易師卦也土中之衆者莫若水衆者師也雷震百里風亦如之至于大山不崇朝而遍雨天下異於雷風其德散大故雨獨稱師也丑之神為雨師故以巳丑日祀雨師於東北土勝水為火相也

釋師字義精

桃梗 葦艾 畫虎

謹按黃帝書上古之時有荼與鬱壘昆弟二人性能執鬼度朔山上章桃樹下簡閱百鬼無道理妄為人相害荼與鬱壘縛以葦索執以食虎於是縣官一以臘除夕飾桃人垂葦艾畫虎於門皆追效於前事冀以衛凶也桃梗梗者更也歲終更始受介祉也戰國策齊語孟嘗君將西入秦諫者千數而弗聽蘇秦欲止之曰臣之來也過於淄上有土偶人焉與桃梗相與語謂土偶人曰子西岸之土也埏子以為人至歲八月天霖雨淄水至

則子殘矣曰不然吾西岸之土也殘則復西岸耳子東國桃木也削子以為入降雨下瀦水至洪子而汎汎將何如矣夫秦四塞之國譬若虎口而入之則不知其可孟嘗乃止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朝楚會楚康王卒楚人使公親趨公患之外孫穆叔曰拔殯而趨則布幣也乃使巫以桃茢先投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古者日在北陸而菴冰深山窮谷其菴之也黑牡秬黍以享司寒其出之也桃弘棘矢以除其災也葦莖傳曰葦葦有藪呂氏春秋湯始得伊尹被之於廟薰以葦葦周禮卿大夫之子名曰門子論語誰能出不由戶故用葦者欲人子孫蕃殖不失

其類有如葦葦交者交易陰陽代興也虎者陽物百獸之長也
能執搏挫銳噬食鬼魅今人卒得惡遇燒悟虎皮飲之擊其心
亦能辟惡此其驗也

此俗舉也然屢見於書史可見從來未能免俗
雄雞

俗說雞鳴將旦為人起居門亦昏閉晨開杆雞守固禮貴報功故
門戶用雞也

青史子書說雞者東方之牲也歲終更始辨秩東作萬物觸戶而出故以雞祀祭也

太史丞鄧平說臘者所以迎刑送德也太寒至常恐陰勝故以戌日臘戌者溫氣也用其氣日殺雞以謝刑德雄者門雌者戶以和陰陽調寒配水節風雨也

謹按春秋左氏傳周大夫賓孟適郊見雄雞自斫其尾歸以告景王曰憚其為犧也山海經曰祠鬼神皆以雄雞魯郊祀常以日雞祀日以其朝聲赤羽去魯侯之咎今人卒得鬼刺痲悟殺雄雞以傳其心上病賊風者作雞散東門雞頭可以治蠱蠱此言之雞主以禦死辟惡也

雞小牲也小祀用之自便或亦無許多深義取

殺狗磔邑四門

俗說狗別賓主善守禦故著四門以辟盜賊也

謹按月令九門磔穰以畢春氣蓋天子之城十有二門東方三門生氣之門也不欲使死物見於生門故獨於九門殺犬磔穰犬者金畜穰者却也抑金使不害春之時所生令萬物遂成其性火當受而長之故曰以畢春氣功成而退木行然也

太史公記秦德公始殺狗磔邑四門以禦蠱蠱今人殺白犬以血題門戶正月白犬血辟除不祥取法於此也

然則然矣恐正人君子不為也

臘

謹按韓子書山居谷汲者腰臘而買水楚俗常以十二月祭飲食也又曰嘗新始殺也食新曰臘臘

民俗注無因而成不下強解

臘

謹按禮傳夏曰嘉平殷曰清祀周曰大蜡漢改為臘臘者臘也言田獵取獸以祭祀其先祖也或曰臘者接也新故交接故大祭以報功也漢家火行衰於戌故曰臘也

解釋名義抄在近理

祖

謹按禮傳共工之子曰脩好遠遊舟車所至足跡所達靡不窮

覽故祀以為祖神祖者祖也詩云韓侯出祖清酒百壺左氏傳

襄公將適楚夢周公祖而遣之是其事也詩云吉日庚午漢家

盛於午故以午祖也

楔

謹按周禮男巫掌望祀望衍旁招以菓女巫掌歲時以枝除蠱浴禊者潔也春者蠶也蠶蠶推動也尚書以殷仲春厥民析言人解癘生疾之時故於水上豐潔之也已者祉也邪疾已去折

分社也

蘭亭脩禊即其遺也

司命

謹按詩云芄芄棫樸蕝之想之周禮禋燎司中司命文昌也司
中文昌上六星也禋者積薪燔柴也今民間獨祀司命耳刻木
長尺二寸為人像行者檐篋中居者別作小屋齊天地大尊重
之汝南餘郡亦多有皆祠以腊率以春秋之月

風俗通卷八終

風俗通卷九

漢 汝南應 劭纂

明 竟陵鍾 惺評

怪神

禮天子祭天地五嶽四瀆諸侯不過其望也太夫五祀士門戶庶
人祖益非其鬼而祭之誦也又曰淫祀無福是以隱公將祭鍾巫
遇賊為氏二世欲解淫神閭樂劫弒仲尼不許子路之禱而消息
之節平苟營不從桑林之祟而晉侯之疾間繇是觀之則淫躁而
畏者災自取之厥咎饗應反誠據義內省不疚者物莫能動猶轉

為福矣傳曰棟者中也怪者疑也孔子稱土之怪為墳羊論語子不語怪力亂神故采其見著者曰怪神也

正論是以破惑

世間多有見怪驚怖以自傷者

謹按管子書齊公出於澤見衣紫衣大如鼓長如轅拱手而立還歸寢疾數月不出有皇士者見公語驚曰物惡能傷公公自傷也此所謂澤神委蛇者也唯霸王乃得見之於是桓公欣然笑不怒目而病愈予之祖父柳為汲令以夏至日詣見圭薄杜宜賜酒時北壁上有懸赤罽於杯形如蛇宜畏惡之然不敢

不飲其日便得胸腹痛妨損飲食大用羸露攻治萬端不為愈後彬因事過至宣家闕視問其變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彬還聽事思惟良久顧見懸罽必是也則使門下史將鈴下侍徐扶輦載宣於故處設酒杯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罽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甚夷憚絲是瘳平官至尚書歷四郡有威名焉

理在天地間原無可疑只是粗人不察故惶耳一到細心
明智人眼中便了矣
世間多有惡夢變難必效

謹按晏子春秋齊景公病水十日夜夢與二日聞而不勝晏子朝公曰吾夢與二日聞寡人不勝我其死也晏子對曰請召占夢者立於閭使以車迎召占夢者至曰君為見召晏子曰公夢與二日聞而不勝恐必死也占夢者曰請反具書晏子曰無反書公無所病病者陰也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公病將已居三日公病大愈且賜占夢者曰此非君之功也晏子數且對也公召晏子將賜之晏子曰占夢者以君之言對故有益也使君身言之則不信矣此占夢者之力也且無功焉公召更而使兩賜之晏子不為奪人之功占夢者不敵人之能

言期信何心出之於已晏子又開一進官法矣

城陽景王祠

謹按漢書朱虛侯劉章齊悼惠王子高祖孫也宿衛長安年二十有氣力高后攝政諸呂擅恣章私忿之嘗入侍宴飲章為酒吏自請曰臣將種也請得軍法行酒有詔可酒酣章進歌舞已而復曰請為太后耕田太后笑曰願汝父知田取若生而為王者子安知田乎曰臣知之深耕廣種立苗欲疏非其種者鋤而去之太后默然頃之諸呂有亡酒者章拔劍追斬之而還報曰有亡酒一人臣謹行軍法斬之太后左右大驚業許之矣無

以罪也自是諸呂畏憚雖大臣亦皆依之高后崩諸呂作亂欲
 危社稷章與周勃共誅滅之尊立文帝封城陽王賜黃金千斤
 立二年薨城陽今莒縣是也自琅琊青州六郡及渤海都邑鄉
 亭聚落皆為立祠造飾五二十石車商人次第為之立服帶綬
 一盛時必至此
 備置官屬烹殺謳歌紛籍連日轉相狂曜言有神明其譴問禍
 福立應歷載彌久莫之臣糾唯樂安太傅陳蕃濟南相曹操一
 切禁絕肅然政清陳曹之後稍復如故安有鬼神能為病者哉
 予為營陵令以為章本封朱虛并食此縣春秋國語以勞定國
 能御大災凡在於他尚列祀典章親高祖之孫進說耕田軍法

行酒時固有大志矣及誅諸呂尊立太宗功冠天下社稷已寧
 同姓如此功烈如彼餘郡禁之可也朱虛與昔宜常血食於是
 乃移書曰到聞此俗舊多淫祀靡財妨農長亂積惑其侈可忿
 其愚可懲昔仲尼不許子路之禱晉悼不解桑林之崇死生有
 命吉凶繇人哀哉黔黎漸深迷謬豈樂也哉莫之徵耳今條下
 禁申約束民為陳利害其有犯者便牧朝廷若私遺脫彌彌不
 紀主者覺截歎無反已城陽景王縣甚尊之惟王弱冠內侍帷
 幄呂氏恣睢將危漢室獨見先識權發酒令抑邪扶正忠義洪
 毅其歆禋祀禮亦宜之於駕乘烹殺倡優男女雜錯是何謂也

三邊分擊師老罷朝廷肝食百姓器然禮典在有年饑則損
自今聽歲耳祀備物而已不得殺牛遠迎他倡賦會宗落造設
紛華方廉察之明為身計而復備古罰真一月用除見處勿後
中覺

處置最得中道然民情不盛即哀安知其後之不如前也

九江遠道有唐居山名有神衆巫共為取公嫗歲易男不得
復娶女不得復嫁百姓苦之

謹按時太守宋均到官主者白出錢給聘男子女均曰衆巫與
神合葬知其肯欲卒取小民不相當於是勅條平家男女以備

公嫗巫拒頭服罪乃赦之是後遂絕

與河泊嫁女同意

會稽俗多淫祀好卜筮民一以牛祭巫祝賦歛受謝民畏其
口懼彼崇不敢拒逆是以財盡於鬼神產匱於祭祀或貧家
不能以時祀至竟言不敢食牛害或發病且死先為牛鳴其
畏懼如此

謹按時太守司空第五倫到官先禁絕之掾吏皆諫倫曰夫建
功立事在敢斷為政當信經義言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謂
也律不得屠殺少齒令鬼神有知不妄飲食民間使其無知又

何能涸人遂移書屬縣曉諭百姓民不得有出門之祀皆課部
吏張設罪罰犯尉以下坐祀依託鬼神恐怖愚民皆按論之有
屠生輒行罰民初恐怖頗搖動不安或接祀長言倫勸之愈急
後遂斷無復有禍崇矣

愚民無知易入鬼趣非平大君不持風化未有能憐回者
也

鮑君神

謹按汝南銅陽有於田得麀者其主未往取也商車十餘乘經
澤中行望見此麀著繩因持失念其不事持一鮑魚置其處

頃其主往不見所得麀反見鮑魚澤中非人道路怪其如是大
以為神轉相告語治病求福多有效驗因為起祀舍衆巫數十
帷帳鐘鼓方數百里皆來禱祀號鮑君神其後數年鮑魚主來
歷祠下尋問其故曰此我魚也當有何神上堂取之遂從丹壞
傳曰物之所聚斯有神言人共與成之取
奇而趣讀之噴飯

李君神

謹按汝南南頓張助於田中種禾見李核意欲持去履見空桑
中有土因殖種以餘漿溉灌後人見桑中反復生李轉相告語

有病目痛者，息陰下言，李君令我目愈，謝以一豚。目痛小疾，亦行自愈。衆大吹噓，因盲者得視，遠近翕赫。其下車騎，常數千百，酒肉滂沱，間一歲餘，張助遠出來，還見之，驚云：此有何神，乃我所種耳，因就斫也。

天下鄉邑小祠大都類此。

石賢士傳

謹按汝南汝陽彭氏墓路頭，立一石人，在石獸後。田家老母到市買數片餅，暑熱行疲，頓息石人下，小眠遺一片餅，去忽不自覺。行道人有見者，時容適會問，因有是餅，客聊調之。石人能說

病愈者來謝之，轉語頭痛者，摩石人頭，腹痛者，摩其腹，亦環自摩他處。於此凡人病自愈者，因言得其福力，號曰賢士。輜輦數，擊惟帳，絳繒綠竹之音聞，數十里，尉部常往，獲視數生，亦自歌，未復其效矣。

馬黎詩偶效，題作木居士，便有無窮才福，西盡此情。

再聞多有士人，身持其家語，聲氣所訖，良是。

謹按陳國張涉，直到南陽，從京兆尹廷叔堅，讀左氏傳，行後，舉片，屢勿持，其女弟言：我痛死，喪在陌上，常若饑寒，操一量，不措挂，梁後，皆上傳子方送我五百錢，在北塘中，皆亡取之，又李勿

一頭牛文券在書篋中往求索之來如其言婦尚不知有此事
 新從葬家來非其所受人哀傷為之為審父母諸弟喪終到來
 迎喪去積金數里遇漢直與諸生十餘人相追漢直顧自其家
 怪其如此家見漢直謂其鬼也恹恹良久漢直乃前為父拜訖
 其本未且悲且喜凡所聞見若此非夫死者漸也鬼者常也
 精氣消越骨肉歸于土也夏后氏用明器殺人用茶器周人兼
 用之視民疑也子貢問孔子死者其有知乎曰賜爾死自知之
 絲未晚也董無心云杜伯死親射白上於錦京子以為樂射
 殺是以成軍可不瀆湯武之衆古聖既察且慎以今豈之

嗟其甚於畜生凡其并贅廢尚能病久用物精多有生之
 靈者也何不繫帶於其胸腹而割裂之哉猶死者無知審者矣
 而時有漢直為狗鼠之所為

世間亡者多有見神語言飲食其家信以為是益用悲傷
 謹按司空南陽來季德傳喪在濱忽然坐於牀上顏色服飾聲
 氣皆是也孫兒婦女以次教誡事有條貫鞭撻奴婢皆得其過
 飲食飽滿辭訣而去家人大哀割斷絕如是三四家益感苦其
 後飲醉形壞但得若狗便朴殺之推問里頭沽酒家狗
 畜之為怪又不足怪

世間多有狗作變性朴殺之以血塗門戶然眾得咎殃

按桂陽太守汝南李叔堅少時為從事在家狗人立行家言

當殺之叔堅云犬馬論君子狗見人行殺之何傷叔堅見縣令

還解冠榻上狗戴持走家大驚時復云誤觸冠冠纒挂著之取

狗於竈前蓄火家益怔忡復云兒婢皆在甲中向助苦災幸可

不煩鄰里此有何惡里中相罵不言無狗怪遂不肯殺復數日

狗自暴死卒無纖介之異叔堅辟大尉掾固陵長原武令終享

本位子條蜀郡都尉威龍司徒掾凡變怪皆婦女下賤何者卜

人愚而善畏欲信其說類復禪增文人亦不諱察與俱悼懼邪

謂也
大怪自
怪不怪
謂也

氣承虛故速咎證易曰其亡斯自取災若叔堅者心固於金不
妖至而不懼自求多福壯矣乎

昔晉文公出獵見大蛇高如隄其長竟路文公曰天子見妖則

修德諸侯脩政大夫脩家士脩身乃即齋館忘食與寢請廟曰

孤犧牲廢蠡幣帛不厚罪一也遊逸無度不郵國政罪二也賦

後重數刑罰慘尅罪三也有三罪矣敢逃死乎其夜守蛇吏夢

天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為及明視之則已集爛

武帝時迷於鬼神尤信越巫董仲舒數以為言武帝欲驗其道

令巫詛仲舒仲舒朝服南面誦詠經論不能傷害而巫者忽死

世間多有精物妖怪百端

謹按魯相右扶風成仲英為待御史家人作食設案歛有不清塵土投汗之炊臨熟不知釜處兵怒自行火從篋籠中起衣物燒盡而篋故完婦女婢使悉亡其鏡數日堂下擲庭中有不語言汝鏡孫女年三四歲亡之求不能得二三白乃於清中糞下啼若此非一汝南有許季山者素善卜卦言家當有老青狗物內中婉御者甚喜與為之誠欲絕殺此狗遣益喜歸鄉里皆如其言因斷無纖介仲英遷太尉長史

汝南汝湯西門亭有鬼魅賓客宿止有死尸共厲厭者皆亡

失精尋問其故云先時頗已有怪物其後郡待奉塚宜祿鄭奇來去亭六七里有二端正婦人乞得寄載奇初難之然後上車入亭趨至樓下吏卒檄白樓不可上云我不惡也時亦昏冥遂上樓與婦人樓宿未明發去亭上樓掃除見死婦大驚走白亭長亭長擊鼓會諸盧吏共集診之乃亭西北八里吳氏婦新亡以夜臨殯火滅火至失之家即持去奇發行數里腹痛到斬損利陽亭加劇物故樓遂無敢復上

謹按北部督郵西平到白庚年三十所大有才決長沙太守到若章孫也日晡時到亭勅前導人錄事掾白今尚早可至前亭

曰欲作不書便留東卒惶怖言當解去傳云督郵欲於樓上觀
 望至掃除須臾便上未冥樓燈階下復有火勅我思道不可見
 火滅夫吏知必有變當用赴焔但葢置壺中耳既冥慙服生誦
 六甲孝經易本訖即有頂更轉東首以竿中結兩足憤冠之密
 拔劍解帶夜時有正黑者四五尺稍高走至柱屋因震伯夷持
 被掩足蹠脫幾失再三徐以劍帶擊魅脚呼下火上焔視老
 正赤略無衣毛持下燒殺明且發樓臺得所見人縲百餘因投
 河絕伯夷舉孝廉益陽長楚辭云豈令屍亡沂江而上則嶺山
 丁蘇起蜀人神之尊立為王漢淮陽太守尹齊其治嚴酷

及發怨家欲燒之屍亦飛去見於書傳樓上新婦豈虛也哉

鬼魅世界如此智勇人自不可少

世間多有伐木血出以為怪者

謹按桂陽太守江夏張遼叔高去鴈令家居買田田中有大樹
 十餘圍扶疎蓋數畝地播玉生穀遺客伐之木中血出客驚怖
 歸具事白叔高大怒老樹汁出此何等血因自嚴行復斫之血
 大流灑叔高使先斫其枝上有一空處白頭公可長四五尺忽
 出往赴叔高高乃逆格之凡殺四頭左右皆怖伏地而叔高恬
 如也徐熟視非人非獸也遂代其木其年應司空辟待御史亮

州刺史以二千石之尊過鄉里薦祝祖考白日繡衣榮華如此其禍安居春秋國語曰木石之怪夔魍魎物惡能害人乎
大妙於治怪只是一不聞不觀

世間多有蛇作怪者

謹按車騎將軍巴郡馮緄鴻卿為議郎發綬高有二赤蛇可長二尺分南北走大用憂怖許季山孫宇寧方得其先人秘要緄請使下云君後三歲當為邊將東北四五里官以東為名復五年為大將軍南無此吉祥馮卿意威名解實懼且感居無幾拜尚書遼東太守廷尉太常會武陵蠻夷黃高攻燒南郡鴻卿

威名素著遷登亞將統六師之任奮虓虎之勢後為屯騎校尉將作大匠河南尹復再臨理官紀數方面如寧方之言春秋外蛇與內蛇聞文帝時亦復有此傳志著其云為而馮卿獨以終吉豈所謂或得神以昌乎

世間人家多有見赤白光為變怪者

謹按太尉梁國橋玄公祖為司徒長史五月未所於中門外卧夜半後見東壁正白如開門明呼問左右左右莫見因起自往手收莫之壁白如故還牀復見之心大悸動其旦子適往候之語次相告因為說鄉人有董彥興者即許季山外孫也其探願

知借必
辨疑耳
光未
主此
或
有
所

索隱窮神知化雖孟京房無以過也然天性褊狹羞於卜術
間來侯師王叔茂請起往迎須臾便與俱還公祖虛禮盛饌示
席行觴彥興自陳下土諸生無他異分幣重言甘誠有敬
能別者願得從事公祖辭讓再三爾乃聽之曰府君當有佳
光如門明者然不為害也六月上旬雞鳴時南家哭聲吉也
秋節還比行郡以金為名位至將軍三公公祖曰惟異如此救
族不暇何能致望於所不圖此相饒耳到六月九日未明太尉
揚秉暴薨七月二日拜鉅鹿太守鉅邊有金後為度遼將軍歷
登三事今妹見此而應在彼猶趙鞅夢童子裸歌而吳人耶也
風俗通卷九終

風俗通義卷十

山澤

孝經曰聖不獨立智不獨治神不過天地同靈造虛山立五嶽設
三台傳曰五嶽視三公四瀆視諸侯其餘或伯成子男太小為差
尚書成秩無文王者報功以文之無有文也易稱山澤通氣禮
名山太澤不以封諸侯故積其類曰山澤也
五嶽

漢 汝南應 劭著

明 竟陵鍾 惺評



東方泰山詩云泰山巖巖曾邦所瞻尊曰岱宗岱者長也萬物之始陰陽交代雲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徧雨天下其惟泰山乎故為五嶽之長王者受命易姓改制應天功成封禪以告天地孔子曰封泰山禪梁父可得而數七十有二岱宗廟在博縣西北三十里山虞長守之十月日合凍臘月日涸凍正月日解凍皆太守自侍祠若有穢疾代行事法七十萬五千三牲燔柴上福脯三十胸懸次傳送京師曰嶽皆王同禮南方衡山一名霍霍者萬物盛長垂枝布葉霍然而大廟在廬江灄縣西方華山華者華也萬物滋然變華於西方也廟在弘農華陰縣北方恒山恒者常也

萬物伏藏於北方有常也廟在中山上曲陽縣中央曰嵩高高者高也詩云嵩高惟嶽峻極于天廟在潁川陽城縣

謹按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於泰山也望秩于山川遂見東后東后諸侯也合時月正月同律度量衡修五禮五王三帛二牲一死贊五月南巡狩至於南嶽南嶽衡山也八月西巡狩至於西嶽西嶽華山也十二月北巡狩至於北嶽北嶽恒山也皆如岱宗之禮中嵩高也王者所居故不巡焉巡者循也狩者守也道德太平恐遠不同化幽隱有不得所者故自親行乞也所以五載一出者蓋五歲再闔天道大備嶽者自功考

德黜陟幽明也
考皆精確
四瀆
河出敷煌塞外崑崙山發源注海易河出圖聖人則之禹貢九河
既道詩曰河水洋洋廟在河南滎陽縣河隄謂者掌四瀆禮祠與
五嶽同江出蜀郡渝流互微外岷山入海詩云江漢陶陶禹貢江
漢朝宗于海廟在廣陵江都縣淮出南陽平氏桐柏太復山東南
入海禹貢海岱及淮淮沂其入詩云淮水湯湯廟在平氏縣濟出
常山房子贊皇山東入沮禹貢浮于汶達于濟廟在東郡臨邑縣

謹按尚書本傳禮三正記江河淮濟為四瀆瀆者通也所以通
中國垢濁民陵居殖五穀也江者貢也珍物可貢獻也河者播
為九流出龍圖也淮者均均其務也濟者齊齊其度量也

林

謹按詩云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傳曰山林之士往而不能反禮
記將至泰山必先有事於配林林樹木之所聚生也今配林在
泰山西東五六里予前臨郡因侍祀之行故往觀之樹木蓋不
足言猶七八百載間有衰索乎

巖

巖者山之峻也

謹按尚書堯禪舜納于大麓麓林屬於山者也春秋沙麓崩傳曰麓者山足也詩云瞻彼阜麓易稱即庶無虞以從禽也

京

西東五六十里子道通於四時

謹按爾雅丘之絕高大者為京謂非人力所能成乃天地性自然也春秋左氏傳莫之與京國語趙文子與林向遊於九京今京兆京師其義取於此

陵

地險山川丘陵春秋左氏傳曰殺有二陵其南陵夏后皋之墓

謹按詩云如山如陵易曰伏戎於莽升其高陵又天險不可升

也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風雨也殺在弘農澠池縣其語曰東殺西殺澠池所高國語周單子會晉厲公於加陵爾雅曰陵莫大於加陵言其獨高厲也陵有天性自然者今王公墳壟各稱陵也

丘

五

謹按尚書民乃降丘度王堯遭洪水萬民皆山棲巢居以避其害禹決江疏河民乃下丘管度麥墟之場而邑落之故丘之字二人立一上一者地也四方高中央下像形也詩云至于頓丘死在之下論語他人之賢丘陵也爾雅曰天下有名丘五其三

在河南二在河北
 謹按尚書舜生姚墟傳曰郭氏之墟墟者虛也郭氏古之諸侯
 善善不能用惡惡不能去故善人怨焉惡人存焉是以敗為丘
 墟也今故廬居處高下者亦名為墟姚墟在濟陰城陽縣帝顓
 之墟閔伯之墟是也

謹按詩云如阜如阜春秋左氏傳魯公伯禽宅曲阜之地阜者
 茂也言平地隆踊不屬於山陵也今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

十里雖必苦坂即為阜也

培

謹按春秋左氏傳培塿無松柏言其卑小也者阜之類也今齊
 魯之間田中少高印名之為部矣

藪

謹按爾雅藪者澤也藪之為言厚也草木魚鱉所以厚養人君
 與百姓也魯有泰野晉有泰陸秦有陽紵宋有孟諸楚有雲夢
 吳有具區齊有海陽燕有昭餘邠鄭有圃由周有焦漢漢今漢
 有九州之藪揚州曰具區在吳縣之西荊州曰雲夢在華容縣

厝音借
五箇令

南今有雲夢長寧之豫州曰圃由在中牟縣西青州曰孟諸不知在何處兖州曰大野在鉅鹿縣北雍州曰弦蒲在沂縣北蒲谷亭泲州曰奚養在虎縣東冀州曰泰陸在鉅鹿縣西北并州曰昭餘亦在鄆縣非其一藪推求未得其處尚書紂為逋逃荆藪春秋左氏傳曰山藪藏疾又曰藪之蕪蒸虞侯守之是也

澤

謹按尚書雷夏既澤詩云彼澤之陂有藪與荷傳曰水草交厝名之為澤澤者言其潤澤萬物以阜民用也春秋左氏傳曰澤之芑蒲舟絞守之韓詩內傳舜漁雷澤雷澤在濟陰城陽縣

沉

謹按傳曰沉者莽也言其平望莽莽無涯際也沉澤之無水斥鹵之類也今俗語亦曰沉

沛

謹按尚書春秋公羊傳齊景公循海而東師大陷沛澤之中左氏傳齊景公用于沛招虞人以弓傳曰送逸禽之趙大沛沛者草木之叢茂禽獸之所蔽匿也

湖

謹按春秋國語伍子胥諫吳王與我爭五湖之利非越乎及越

滅吳范蠡乘扁舟於五湖湖者言流瀆四面所激也川澤所仰以溉灌也今廬江臨丹陽蕪湖縣是也

陂

謹按傳曰陂者繁也言因下鍾水以繁利萬物也今陂皆以溉灌今汝南富陂縣是也

渠

謹按傳曰渠者水所居也秦時韓人鄭國穿渠孝武帝時趙中大夫白公復穿渠故其語曰田於何所池陽谷口趙國在前白渠起後穿鋪為雲決渠為雨涇水一石其埽數斗且溉且養

我稼黍衣食京師數百萬口又鄭當時穿渠以利漕道若此非一官民俱賴其饒焉

溝

謹按周禮溝者溝也廣四尺深四尺漢書高祖與項羽要割鴻溝以東為楚是也鴻溝在滎陽縣

洫

謹按周禮十里為成成間廣八尺深八尺故謂之洫論語曰禹盡力乎溝洫

風俗通卷十終

風俗通

風俗通卷之五
卷之五

風俗通卷之五
卷之五

風俗通卷之五
卷之五

風俗通卷之五
卷之五

風俗通卷之五
卷之五

萬治三曆仲夏吉旦

新刊

萬治三曆
仲夏吉旦
新刊

